

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##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賢主 天爺秋裡殛兇人

吉人合與吉人逢，千里崎嶇路不窮。地隔燕齊稱異域，誰知佳客遇賢東。 天不爽，鬼神公，分疏報善與遭凶。尤廚恃惡無人問，靈擊頭顱頃刻中。

——右調《鷓鴣天》

再說狄希陳跟了狄員外，帶了狄周、尤廚子，四個上京，一路平安。到了北京，進了沙窩門，在一廟中暫住，以便找尋下處。尋到國子監東邊路北裡一個所在，進去一座三間北房，兩間東房，一間西房，兩間南房，一間過道，每月三兩房錢。牀凳桌椅器皿之類，凡物俱全。西房南頭一個小角門通著房主住宅。那房主姓童，排行第七，京師通稱都叫他「童七爺」。年紀還在三十以下，守著一妻，十歲的個女兒叫是寄姐，四歲的個兒子叫是虎哥，使著個丫頭叫是玉兒。這童七在順城門外與陳內官合伙開著烏銀鋪，家中甚是過的。狄員外交了一個月房錢，著人把行李搬到童家房內。童七的媳婦，人都稱為「童奶奶」。那童奶奶使玉兒送過兩杯茶來，朱紅小盤，細磁茶鐘，烏銀茶匙，羊尾筍夾核桃仁茶果。狄員外父子吃過茶，玉兒接下鐘去，又送過兩鐘茶來與狄周、尤廚子吃。童奶奶在前，寄姐在後，半開著西邊角門，倚著門框站著。

狄賓梁見那童奶奶戴著金線七梁髻，勒著鏡面烏綾包頭，穿著明油綠對襟潞綢夾襖、白細花鬆綾裙子、玄色段扣雪花白綾高底弓鞋、白綾挑繡膝褲，不高不矮身材，不白不黑的顏色，不醜不俊的儀容，不村不俗的態度。那個女兒寄姐生得眉清目秀、齒白唇紅，穿著紅裙綠襖，青段女靴。

這童奶奶見了狄員外，問道：「這是狄爺麼？」狄員外道：「不敢。這一定是童奶奶，請作揖。諸凡仗賴，只是攪擾不安。」童奶奶道：「狄爺好說。既來下顧，我們就是自家人一般。今日不知爺到，我們家爺就沒得伺候，只得改日與爺溫居哩。聽見說還有大相公，在那裡哩？請來見兒兒。」

狄員外叫出狄希陳來作揖，童奶奶問說：「這是爺第幾的相公？」狄員外道：「就只這一個小兒，今年十九歲了。」童奶奶道：「好位齊整相公！就是大奶奶生的麼？」狄員外笑道：「也止有一個賤累。」童奶奶道：「這好，足見爺的盛德。這一窩一塊省多少口裡哩。我家的爺只是待要娶個，只是說沒人服事，怕做活使著我。叫我說：『你是少兒呀，少女呀，你墮這個業？有活我情願自己做，使的慌，不使的慌，你別要管我。』狄爺，你這們便家也只一位奶奶，可見我婦女人家說的不是麼？」狄員外問道：「童奶奶有幾位姑娘，幾位公子？」童奶奶指著寄姐道：「這是小女，今年十歲了。快過來拜拜狄爺。」

寄姐走過門來，端端正正的拜了兩拜。狄員外道：「好位齊整姑娘！有了婆婆家不曾？」童奶奶道：「還沒有接茶哩。算命的只說他婚姻遲些好，不要急了。」狄員外道：「守著皇帝爺的腳底下，這們個姑娘，怕選不中貴妃皇后麼？公子今年幾歲了？」童奶奶道：「四歲了。才往姥姥家去，在家裡可不叫他見狄爺麼？」又說：「但用的甚麼傢伙，都問聲兒。但是家裡有的，就取過來使；沒有的，再買不遲。要是出去做甚麼，沒有人，過那邊說聲，我叫人閃過門去。」站著合狄員外家長裡短說了個不耐煩，方大家散了。

將晚，童七爺從舖子裡回來。童奶奶說：「咱東院裡的房子有人住了，是山東繡江縣人，姓狄，來送他兒子坐監的。爺兒兩個，跟著一個管家、一個廚子。老爺子有六十歲年紀了。小相公才十九，好不標緻。我剛才合他說了半日話，好不和氣的人。咱說了三兩房錢；他一分也不下咱的就送了一月的房錢過來。」童七道：「這天忒晚了，我爽快明日早起來過去拜他罷。」

童七睡過了夜，起來梳洗完了，換上胡素帽子、天藍縐紗道袍、綾襪綢鞋，過來拜狄賓梁父子，相見甚是親熱。待過了茶，送出大門。這童七沒到家，就往舖子裡去了。狄賓梁將著兒子過去回拜。玉兒出來回說：「俺爺拜了狄爺，沒回到家就往舖子裡去了。」狄賓梁說：「我選到廳請奶奶見。」玉兒進去說了，將狄賓梁請進客位坐下。待了一會，童奶奶另換了一身衣裳出來與狄賓梁相見，分賓主坐下，吃了兩道茶，說了許多家常話，送到大門裡邊，作別而散。

狄賓梁料童七必定還要接風，又見童奶奶甚是親熱，隨收拾了自己織的一匹綿綢一斤棉花線、四條五柳堂出的大花手巾、劉伶橋出的十副細棉線帶子、四瓶繡江縣自己做的羊羔酒，差狄周送了過去。童奶奶甚是喜歡，叫進狄周去，說：「只怕沒有這理。狄爺來到我家，一鐘水也不曾致敬，倒先收狄爺的這們厚禮。只怕不好收。我暫留下，等我們爺來再商議。」狄周道：「不消等爺回來，童奶奶就收了罷。這不過是自己家裡的土產，成甚麼禮？」童奶奶然後把禮收了，賞了狄周八十文成化錢，千謝萬謝的說了許多話。

過了兩日，童七送了一大方肉，兩隻湯雞，一盒澄沙餡蒸餅，一盒蒸糕，一錫瓶蕙酒，說：「這幾日合老公算帳，不得點空兒，太遲了又不安，先送了這些小嘎飯孝敬狄爺合狄大叔，略待兩日再專請狄爺合狄大叔吃飯哩。」狄賓梁也賞了來人八十文錢，再三說了上覆。算計要添些別樣蔬菜叫尤廚子做了，晚上等童七回家，請來同坐。把肉做了四樣，雞做了兩樣，又叫狄周買了兩尾魚，六個螃蟹，麵筋，片筍之類，也夠二十碗，請過童七來坐；又送了六碗菜，一碟甌糕蒸餅，一瓶羊羔酒與童奶奶。

從此兩家相處，真是至親一般。狄賓梁合狄希陳漿衣服、綴帶子，都是童奶奶照管。寄姐合虎哥時常過這邊來頑耍。寄姐看的好紙牌，常與狄希陳看牌耍子，有時賭栗子，或時贏錢，或時贏打瓜子，待半日家不過去，童奶奶自己來到角門口叫他。童七又在家中治了肴饌，請待狄賓梁父子；童奶奶也出來陪著吃酒，通象了童奶奶的兄弟一般。

漸漸的狄希陳專常往他家去，讓到他的臥房炕上，童奶奶合寄姐三個看牌，又教給狄希陳看骨牌、下別棋；指著寄姐叫狄希陳是「你哥哥」，指著狄希陳叫寄姐是「你妹妹」，自己合狄希陳說話「咱娘兒們」。就是童七來家，也絕不嗔怪。間或狄賓梁去，也讓到後邊去坐，通不象待那外人。房錢等不到日子，狄賓梁都預先送了過去，每次俱還盡讓，說道：「狄爺離家又遠，只怕別處用銀子使，忙忙的待怎麼？俺又且沒處使銀子哩。」

日子甚快，狄希陳坐監看看將滿，打點收拾回家。且按下這邊，再說廚子尤聰履歷：這尤聰原是鹽院承差尤一聘的個小廝，從小使大，與他娶了媳婦。禁不得那媳婦原是人家的使女，用了五兩財禮，兩抬食盒，娶到家來。那新媳婦自然也有三日勤，又未免穿件新衣纏縛腳手，少不得也洗洗臉，搽些胭脂，也未免使些油梳個光頭。尤聰看了已說道是個觀音，就是主父主母見了這乍來的光景，也都道是個成材。誰知一日兩，兩日三，漸漸的露出那做丫頭的材料。女人「七出」之條，第一是「盜」，他就犯了這第一件的條款。若是止在廚房裡擦鍋裡的肉，攢盆頭的米合面，偷燒哺劑，切雞藏起大腿，這都是那些管家娘子舊規，人人如此，個個一般，何足為異？惟獨這尤聰令正，他除那舊規的勾當乾盡了不算，常把囤裡的糧食，不拘大米、小麥、綠豆、秫黍、黃豆、白豆，得空就偷，得偷就是一、二斗，偷去換簪換針、換糕換餅、換銅錢、賣銀子，日以為常，整腿的臘肉、整壇的糟魚、整幾十個的醃蛋、整斤的蝦米，他偷盜如探囊取寄，遇著布絹就偷，偷不著就是衣裳也偷幾件，衣裳防備的緊了，就是擺條也扯你兩幅，裙褶也扯你兩條。沒有真賊，尤聰只是不信，說他媳婦是個天下第一的好人，無奈眾人做弄，致他抱屈無伸。及至屢次有了真賊，再也沒得展辯，尤聰說他媳婦不願在裡邊做家人娘子，毆作出去，因我不肯，故意這般作孽，希圖趕他出門。尤一聘的夫婦說道：「既是如此存心，還留何用？枉做惡人，不如好好發送他出去。」

那時尤聰積攢得幾兩銀子在手，絕不留戀，領了媳婦欣然長往，賃了人家兩間房子，每月二百房錢。八錢銀買了一盤旱磨，一兩二錢銀買了一頭草驢，九錢銀買了一石白麥，一錢銀張了兩面綢羅，一百二十文錢買了個荸藜，三十五文錢買了個簸箕，二十五文錢做了個羅牀，十八文錢買了個驢套，一百六十文錢買了兩上筍子，四十文錢買了副鐵勾提仗，三十六文錢釘了一連盤秤；銀錢合算，共用了三兩五錢四分本錢。一日磨麥二斗，尤聰挑了上街，除賺吃了黑面，每鬥還賺銀三分，還賺麩子。

若是兩口子一心做去，豈不是個養尖過活的營生？不料賣到第三日上，尤聰的老婆便漸漸拿出手段，揀那頭攔的白面才偷，市價一分一斤，只做了半分就賣。尤聰賣到後邊，不惟不賺了錢，越發反折了本，只得折了二錢原價，賣了那盤旱磨，另買一副筐擔，改了行賣大米豆汁，那老婆就偷大米綠豆；禁不起這漏卮，待不得幾日，又改了行賣涼粉棋子，那老婆又偷那涼粉的材料與那切就的棋子；三日以後，只得又要改行往那官鹽店裡頓了鹽來用袋裝盛，背在肩上，串長街，過短巷，死聲喘氣，吆喝鹽哩，賣到臨了，原數半斤，只有六兩，莫說賺錢，大是折本，又只得改行賣炭。這賣炭的本主從山裡馱炭上城，用十七兩秤秤了炭，個半錢買的，使那十五兩秤零賣出去，賣兩個半錢，豈不也是個賺錢生意？況又不比那麥面大米可以自己吃，又可賣與別人，這又是個不怕穿窬的寶貨。誰知天下沒有棄物，賊星照命的自有飛計。左鄰住著個裁縫生熨鬥，買的都是這老婆的賤炭。那對門住的打燒餅老梁都是他受炭的窩主。十七兩秤總秤的二百斤，十五兩秤合來少了許多，算起來錢，還差四五十個。

這尤聰再不說是老婆抵盜，只說是自己命運不好。柴不見燒就了，米不見吃就無，「掠剩使」不離他的門戶神，偏會吞他的東西。每日怨天罵地，說：天爺沒眼！某人又怎麼過的？某人又怎麼賺錢？某人做生意又怎麼順利？偏老天爺不肯看顧俺兩口子一眼，左做左不著，右做右不著，空放著這們個勤力儉用能乾家的婆娘，只是強不過命，傲不過天！天老爺！你看顧我一眼，只教我堵堵主人家的嘴，這也不枉了賭氣將出老婆來一場！這如今弄的摩訶薩受窮罷了，甚麼臉見莊人家再要改行，沒了資本；往衙門裡與人替差使做倒包，也沒有工錢，也不管飯食，只靠了自己的造化，詐騙得著，就是工錢。

這尤聰倒也不是不肯詐騙的人，只是初入其內，拿不住卯竅，卻往那裡去賺錢？把自己的一件青布夾襖當了二百五十文錢。家裡糴米自己盤纏，不惟撈不上本錢到手，失誤了掌轄，喚到堂上，十五大敲，也還扎掙著行動；次日又失誤了分館裡鋪設，瘡腿上是十五，便就沒本事扎掙。當夾襖的錢又使得沒了，家中糴了一斗米，老婆又偷糴了三升，只得又當了衣裳，在家養病。坐食了一月，衣服將次典完，再無門路可走，兩口子僱與人家種園，吃了主人家的飯，每年還共的三石雜糧。

這老婆偷慣了的手，沒得甚麼可偷；換東西吃慣了的嘴，沒得東西可換，手閒嘴空，怎坐得過？隨背了尤聰與那同班種園的寮友幹那不可教人知道的醜事，不圖重價，或是幾文錢，或是些微吃食，就奉讓成交，也多有賒去不還帳的。尤聰也都曉得，只是要做家翁的人，妝聲妝癡罷了。

一日，五更起來澆水，尤聰在北頭開溝，老婆在南頭汲水，那黑暗的時節，一個相知的朋友乘著那桔槔起落的身勢，兩個無所不為。忽然又來了兩個，彼此相爭起來，打成一塊，驚動了主人，轟動了鄰舍。尤聰做人不過，只得賣了老婆，離了這個去處與人做短工生活；龍山鎮上與一個胡舉人割麥，一連割了四日。

一日天雨，尤聰就在胡春元車房避雨。胡春元因請了先生教兒子讀書，要尋一個人在書房做飯，要動得手起，又要工錢減省，只是個「半瓶醋」廚子的光景就罷了。尤聰一向跟隨尤一聘經南過北，所以這煮飯做菜之事也有幾分通路，所以賣涼粉，切棋子，都是他的所長。他自己學那毛遂，又學那伊尹要湯，說合的人遂把他薦到那胡春元門下，試了試手段，煎豆腐也有滋味；擀薄餅也能圓泛；做水飯，插黏粥，烙水燒，都也通路。講過每年四石工糧，專管書房做飯答應。雖說人是舊的好，不如那新人乍到，他也要賣精神、顯手段、立行止、固根基，便也不肯就使出那舊日心性，被他騙了個虛名。

天下的事大約只在起頭時節若立就了一個好名，你連連不好，將來這個「好」字也便卒急去不了的；若起初出了一個不好的名，你就連連改得好了，這個「好」字也便急卒來不到的。況且他拿了別人的物料，演習自己的手段，酸鹹苦辣，試停當了滋味，便也可以將就。又是只在書房鬼混，在上的只管有飯吃就罷了；在下的和光同塵，成群打伙，他就有甚麼不好，狐兔相為，怎得吹到主人耳朵？

一連待了三年，胡舉人中了進士，選了河南杞縣知縣，挈家赴任，帶了尤聰同往任所。到了官衙裡，裡邊有了奶奶當家，米麵肉菜都有奶奶掌管，誰該吃，誰不吃，都有奶奶主意，不許灑潑了東西，不許狼藉了米麵，不許做壞了飯食。他不說是奶奶正經，他怨奶奶瑣碎；不說他在書房答應時節放肆是他的僥倖，他說是主人如今改常；做的菜嫌他淡了，他再來不管長短，加上大把的鹽，教人猛可的誤吃一口，哮喘半日；說他成了，以後不拘甚物，一些鹽也不著，淡得你噁心。

一日，叫他煮腿臘肉，他預先泡了三日，泡得那臘肉一些鹹味也沒有了。說他臘肉煮得不好，他再來不泡便已好了，他又加上一大把鹽。煮豆腐自然該加鹽的，他卻一些鹽也不加。問他所以，他說：「昨日臘肉裡加了些鹽嫌說不好，如今豆腐不曾加鹽又說不是，這也甚難服事！」

最可恨的：不論豬肉、羊肉、雞肉、鴨肉，一應鮮茶乾菜，都要使滾湯炸過，去了原湯，把來侵在冷水裡面；就是鮮魚，鮮筍，都是如此。若不是見了本形，只論口中的味道，憑你是誰，你也辨不出口中的滋味是甚麼東西。且是與主人拗別，吩咐叫白煮，他必定就是醋燒；叫他燒，他卻是白煮。還有最可恨的：定要使那圓圍花椒，叫人吃在口內，麻辣得喉嚨半日出不出氣來；把海參湯做得扭黑，嫌他的不好，他說黑海參如何不黑。把醃肉煮成■孚炭；把鴨子煮成了勺強黏；常常的把大鍋子的飯搗了鍋底傾在灶內，成盆的剩飯倒在泔水甕裡；養活的雞鴨，也不請問主人，任意宰殺；乾筍成四五斤泡在水缸裡面，吃不了的，都臭爛丟掉；背了人傳桶裡偷買酒吃，吃得稀醉。他私定了一連前重後輕的秤，與外邊買辦的通同作弊；衙裡幾個小童，他個個打轉。買辦簿上一日一斤香油，支派買到廚房，他一些也不與眾人食用，自己調菜炸火燒，煎豆腐，不勝受用，再有多多的，夜間點了燈與人賭博。春月買得葦菜來，把那葦菜上截白頭盡數切下，用麻汁香油加上蒜醋，自己受享，止將那非葉定小菜偵豆腐。每頓三四斤的落米，從傳桶裡邊央那把衙門的人賣錢換酒。

一日，有個同年王知縣經過，要來回拜時，在衙內書房留他一飯，與尤聰算計治辦，張望得葦素二十器，兩道湯飯。尤聰問道：「這王爺是個官麼？」胡知縣道：「這就是中牟縣王大爺，怎麼不是個官？」尤聰道：「這個我定是耽誤了。」胡知縣問他怎說，「舊規：官酒每一桌必用廚子八名。止我一個人，如何做的來？只得不留他罷了。」

胡知縣素性好吃羊肉，送的就收，沒有就買，交與尤聰去做。他絕不管天熱天冷，成了舊規：頭一日先煮一滾，撩將出來泡在冷水盆內，次日然後下鍋，直待晌午方才與吃。他那拗性歪慳，說的話又甚是惡，胡知縣受他不得，打發他出來。腰裡纏著十數兩銀子，搭連裡裝著許多衣裳，預先克己落的臘肉，海參，燕窩，魚翅，蝦米之類，累累許多。行了數程，走到高唐地方，四顧無人，撞見了兩個響馬，拽滿了弓，搭上箭，斜跨在那馬上，做出那強盜的威勢來，嚇得那尤聰跳下驢來，跪在地上，口口聲聲只叫「大王爺饒命」。全副行李搭上腰裡的銀錢，上蓋衣裳，都剝脫了精光。響馬得了財物去了。尤聰弄得囊空身罄，只得乞丐回家。到了明水，也還東奔西撞的討飯，適值狄員外家請了程樂宇教書，館中要個廚子答應，仍講了每年四石雜糧，專在書房指使。

這尤聰素性原是個至可惡的歪人，又兼之在胡家養慣了驕性，通忘了那外邊日子難過，比在胡家更甚作惡，開口就說：「我在胡進士家許多年，沒人敢說我一句不好。你這不過莊農小戶，曉得吃甚東西？吃在口中，也辨不出甚麼好歹！」瞎了眼的拋米撒面，作的那孽，罄竹難書！年前兩次跟了師生們到省城，聽他做得那茶飯撒拉溜侈，淘了他多少的氣。只因狄員外是個盛德的人，不肯輕意與人絕交。因陪兒子坐監，只得又帶了他上京。途中這樣貴飯，他把整碗的面退還店家；恐怕便宜了主人的錢鈔，哄得狄周回頭轉背，成兩三碗的整面，整盤的肉包，都傾掉在泔水桶內。店中有看見的人，沒有一個不詫異贊歎。及至到了京師，這米珠薪桂之地，數米秤柴，還怕支持不起；他沒有老狄婆子跟前查考，通象心風了的一般。狠命灑潑。連那奢侈慣了的童奶奶也時常的勸他，說他碎米不該播掉，嫩黃芽菜邊不該劈壞，飯該夠數做，剩飯不可倒在溝中。他不惟不聽，聲聲的在背後罵那童奶奶是個淡扶。因狄周不管他的閒帳，不說他的短長，只是狄周是個好人，二人甚是相厚。

狄員外因一向嘗擾童家，又因監滿在即，又因九月重陽，要叫尤聰治酒一桌抬過童家廳上，好同童奶奶合家小坐：一來回席，二來作別，三來過節。預先與童七夫婦說了，叫狄周買辦了雞、魚、肉、菜之類。尤聰大烹小割，正做中間，只見西北起了一朵扭黑的烏雲，白雲攏了烏雲的四面，雲裡邊一聲霹靂，把那朵烏雲震開，滿天扭黑，連打了幾聲雷，亮了幾個閃，連兩夾雹傾將下

來。那雷就似天崩地裂，做了一聲的響；閃電就似幾千根火把的燦亮，圍住了那間廚房不散。尤聰他還說道：「這樣混帳的天！誰家一個九月將好立冬的時節打這們大雷，下這們冰雹！」狄周也說：「真是反常！往時過了秋分，再那裡還有打雷的事！」

二人說論，那雷電越發緊將上來。只聽得天塌的一聲響，狄賓梁合狄希陳震得昏去，甦醒轉來，只見院子裡被雷擊死了一個人，上下無衣，渾身扭黑，鬚髮俱焦，身上一行朱字，上書「欺主凌人，暴殄天物」。仔細辨認，知是尤聰被雷擊死。進到廚房裡面，只見狄周也燒得扭黑臥在地上，還在那裡掙氣，身上也有四個朱字：「助惡庇凶」。

狄員外見狄周不曾斷氣，將帶的「琥珀鎮心丸」研了一服，溫水灌下，慢慢的醒了轉來。問他所以，他說：「只見一個尖嘴象鬼的人，兩個大翅飛進廚房，將尤聰擲出門外，我也便不知人事。」方知尤聰因他欺心膽大，撒潑米麵，所以干天之怒，特遭雷部誅他。狄周只該凡事救正，豈可與這樣兇人結了一黨，凡事與他遮蓋？所以也與尤聰同遭雷殛。但畢竟也有首從，所以只教他震倒房中，聊以示儆，還許他活轉。這天老爺處制，豈不甚是公平？

狄員外只得報了兵馬司，轉申了察院，題知了本，下了旨意，相驗明白，方才買了棺材，抬出義塚上埋了。這日酒也不曾吃得。童七夫婦都過來慰唁，把這事都傳佈了京城。那閒的們把本來都刊刻了，在棋盤街上貨賣，吆喝叫道：「九月重陽，國子監門口，冰雹霹靂劈死拋撒米麵廚子尤聰的報兒哩！」走路的聽得這異事，兩個錢買一本，倒教人做了一個極好的生意。這正是那兩句成語合得著：

萬事勸人休碌碌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

再續兩句道：

請觀作孽尤廚子，九月雷誅不順情。